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四十

越絕卷第八

明 吳 瑄 校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
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噐械人事備矣疇糞
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
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
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
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

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壙七
尺土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
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
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殫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
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
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
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
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
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
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

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夷

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

關下孔子有頃媿稽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

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

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一而愚水行而山

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

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

能從乎禮與史子子徐執禮十餘子不辭執禮不辭

越王夫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

越絕

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也句踐子
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
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
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
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
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
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
三丈五尺三寸雷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
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

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之出入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

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
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宮臺也女出於
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
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
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
也齊於穆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
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

樂野之衢走大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
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日冰室者所以備膳
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懣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
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耆
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
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
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
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

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
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竒謀或北或南夜
舉火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
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
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
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
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
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
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
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

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亾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
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
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
乎臣唯君王急削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
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
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水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
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
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
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
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
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艮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材交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其邑爲龔錢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美
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
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

爲和公羣社稷墟

一作虛

巫山者越魍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

許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
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
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歿句踐於中江

而莽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

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士人度之會夷

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

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
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
軍士也

馬皞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
啼臯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一作熟兵城也其陵固可守

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

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

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二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

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
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
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
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
十歲漢皇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
敖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
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
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
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
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
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
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
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
伊攻 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
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
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
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全靈不報去奏曲回回容與半新西隆如則然務
 幾辭因奏吳王故藉臺限出博胡外字亭實亭北平
 實以圖東華快煥氏更谷大煥曰山劍乃去奏諸晉
 野水對對障因却天不百罪臨東與置或南為大燧
 土其並大曲去總三十一里吳祖於大燧吳置鎗林
 大南北面黃六尺西面黃八六廿煥支六分燧東山
 甲為燧大燧留舍濬亭如燧燧此其燧亦不承其支四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曰賀太公管仲也然吳明不於吳增校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
國且滅亾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有功
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
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
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
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歿者是
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

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
君之根本也闔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
右左右選則孔主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
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
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
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
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
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
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
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

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

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
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
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
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
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
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
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
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
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

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
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
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歿三年自咎不
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
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地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
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
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
存亾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
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
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

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
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
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
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亾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
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忠言利行
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
而不知亾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亾不失其正
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亾之幾得
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第九

其何以十折幾身而臨淵不折也

聖人... 有就李之... 不幸... 此... 姬... 周之... 妖... 於... 國... 思... 昭... 示... 於... 後... 王... 麗... 質... 治... 云... 苦... 樂... 利... 行... 日... 易... 知... 退... 知... 存... 不... 失... 其... 正... 幾... 得...

越絕卷第十

明大王吳王瑄校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 剗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鏹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

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
嚳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
顯明也見兩鑪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
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鐸倚吾
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
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
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
嚳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
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
門亭長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熹遊

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
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
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
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
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
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
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亾伏地而
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
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

書 成篇即與妻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
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
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鑿炊
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鑄倚吾宮堂
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
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
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
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
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
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僂僂明者

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
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
兩鐮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
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
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
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
孫駱惶怖解冠憤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
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
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歿
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

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
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
以滅讒諛以亾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
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
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
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
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
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
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
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

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
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
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
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
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
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
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
忠信中斷之入江聖直言直諫身歿無功此非大過
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
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

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
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
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
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劔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
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
若亾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
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
天蒼蒼若存若亾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
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
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

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劒而歿越王殺太宰誅戮
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夫過者四乎太宰嚭諫曰
 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
 世無千歲之劍杖屈盧之功與日謂
 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王臣存乎
 天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
 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劍而鼓之曰上
 天有若存若亡何須單士斷子之頭在子之劍不
 其集子以其不出計禮歎哭之世
 吳王曰善兩目使死

越絕卷第十

吳其目殺天喻而越城王歟太宰嚭

越絕卷第十一

明 吳 瑄 校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
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
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
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
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
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
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

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劔而
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鏝胥中
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
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
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
如水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
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
當造此劔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

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
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
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
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
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
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
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
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
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

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
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
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
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
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

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
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
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
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
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
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
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
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
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
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
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
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
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
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明 吳 瑄 校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

貴糴粟彙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

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亾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

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
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
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
周文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
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
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
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
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
於末喜殷亾於妲己周亾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
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

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
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
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
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
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
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
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
從其本廣未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

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
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
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
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
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
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
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
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
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

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亾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
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一作馬不可攻也白氣在
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
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
多穀亾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
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
亾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
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
兵亾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
少穀亾攻之殺將軍亾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

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
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
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
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
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
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
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
向敗亾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亾無北三七十
一東向吉西向敗亾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
亾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

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四八十二兆向吉南向艱

鄭故治角亢也六十南向吉北向艱凶無北三子木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向吉東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春昧庚艱嫡大嫂其志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庚五五而凶春益為五朝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

危也其五五而凶春益為五朝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庚五五其其

魯故治太山東温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庚五五其其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薊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

安邑

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參也

蘇姑嶺嶺今意東嶺西北嶽上嶽鳳門北嶽南所

草長少異嶺也

蘇姑嶺嶺今南嶽南嶺也南嶽六安大山靈山新

姑嶺嶺今南嶽嶺十里長也

蘇姑嶺嶺今南嶽嶺十里長也

蘇姑嶺嶺今內史也巴嶽嶺中嶺西
安局

蘇姑嶺嶺今內史也巴嶽嶺中嶺西

越絕卷第十二 山嶽嶺水東嶽也

越絕卷第十三

明吳瑄校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未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

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歿故金中有水如此

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
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
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
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
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
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王施令必
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
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
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
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

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亾范子曰執其中則昌
行奢侈則亾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
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
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
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
亾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孳於珍怪
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
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亾爲
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
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

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惡

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

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
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
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
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
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
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
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
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
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旣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
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

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

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亾
邦危社稷爲芻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
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
不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
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
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
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
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
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
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

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

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
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
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
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
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
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
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
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
旣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
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

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
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
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
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
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虚心垂意聽于下
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
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
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
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
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

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
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
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
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徐歙以燕聖人之以矣然而

越絕卷第十四

明 吳 瑄 校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
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
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
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
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
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
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
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
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
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
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
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
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
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
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
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
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
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
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
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
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
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
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
肯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祗天人前帶神光當
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
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

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
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
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
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
踐報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狠致治管
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
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
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
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

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
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亾
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亾不爲謀還自遺災
蓋水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
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減服以忠告句踐
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
吉耶凶耶珉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
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
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
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
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
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
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亾將安之莫如早死從
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
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
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
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

起終
卷之二十
四
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
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垺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
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曰世不有退至
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垺徵爲其戒齊人歸女
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
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
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
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
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

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
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
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
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
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
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
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叙能
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
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
差不能 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

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
差誅子胥自此始亾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明 吳 瑄 校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
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
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
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
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
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
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

大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
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
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
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
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
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
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
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
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

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上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上將春

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
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
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歿也善其以匹
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
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何義
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
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 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
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
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

可柰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亾也受闔廬厚
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
也死人且不負而况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
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
有差叙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劔欲無死得
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
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
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况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
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柰何其報楚也稱

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
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
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柰何曰
是固伯道也禩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
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
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欸
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
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
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
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柰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

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于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偵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歿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

山子胥兵笞卒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
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
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
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
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
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
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
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
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康禹來東征

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
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
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
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
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
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
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
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
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
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

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
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
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實也覆以康兵絕
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
湘水蠡所有也

本...
 之...
 人...
 子...
 下...
 越絕卷第十五

終